

特定时期的大墙文学

TEDINGSHIQI DE DAQIANGWENXUE

李倩著



文艺新潮丛书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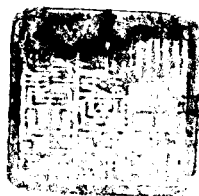
文艺新潮丛书 ⑬

特定时期的大墙文学

TEDINGSHIQI DE DAQIANGWENXUE



21150244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年·沈阳

21150244

文艺新潮丛书 ⑬

特定时期的大墙文学

李 倩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10千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610-0219-X

I·58 定价: 1.80 元

编者的话

随着改革和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我国文学艺术领域新潮翻涌，不仅创作方面气象万千，文艺研究方面的探索与变革，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牵动了许多人的心。不少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锐意求新，有的用信息论来研究文艺创作的过程和规律，有的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分析人物性格，有的用控制论的观点来探讨演员们的表演艺术，还有的用比较的方法、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文艺作品和人物形象等等。尽管有些文章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稚嫩之处，但我们必须看到，它们那种独特的审视角度和新颖的阐述，的确是突破了传统的文艺批评的模式，使人们感到耳目一新，引起了大家对文艺批评问题的认真思考。

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没有探索就不能前进，没有变革就不能发展。当然，这种探索与变革必须是建立在对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合乎规律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为了促进文艺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与变革，使更多的人真正了解这个变革所涉及到的有关知识，从而推动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新发展，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

的文艺，我们编辑出版了《文艺新潮》丛书。

这套丛书自一九八六年至今相继出版的有《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文艺控制论初探》、《系统科学与文学》、《文学典型研究的新发展》、《艺术直觉研究》、《文学心理探索》、《精神分析学述评》、《结构主义文艺批评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小史》、《新时期的乡土文学》、《朦胧诗纵横谈》、《特定时期的大墙文学》、《市井风情录——小巷文学》、《东方意识流文学》等若干种。

为了便于阅读，这套丛书在写法上力求通俗易懂、简短明了，将学术性探索与知识性介绍相结合，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每本字数均不超过十五万字。

希望这套丛书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腾飞的岁月里，能对献身于祖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DC29/16

一 特定时代悲壮的歌

——大墙文学的产生及其特征·····	1
1. 揭开特定历史时期冤狱的铁幕 ·····	1
2. 作家——囚徒——作家·····	5
3. 战士通过雷区·····	13
4. 不是“伤痕文学”，也不是 “法制文学”·····	16
5. 失去了记忆也就失去了自己 ·····	21

二 垃圾箱里有粪土也有黄金

——大墙文学人物系列之一：囚徒系列 ·····	27
1. 共产党员是经过烈火冶炼的金子 ·····	27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33
3. 那里有他生命的根·····	41
4. 爱与恨交织成闪光的灵魂·····	48

5. 垃圾箱里流出了污泥浊水.....53

三 特殊的园丁和阴险的刽子手

——大墙文学人物系列之二：看守系列

-58
1. 胸中燃着一团烈火.....58
2. 她象个天使，站在地狱的门口
-63
3. 草包 + 野心 = 失败，狡猾 + 野心 = ?
-69
4. 层层铁甲下透出人性的微温.....73

四 爱情之火、人性之光与兽性之毒

——大墙文学人物系列之三：社会关系系列

-80
1. 爱情之火.....80
2. 在粗俗的外表下有一颗纯朴善良的心
-93
3. 人皮包裹着兽心..... 101

五 泥泞路上的艰苦跋涉

——大墙文学主题论 107

1. 艰难曲折二十年..... 107
2. 心里的春天是美好的..... 115
3. 献上一颗赤子之心..... 120
4. 是马克思的书救了我..... 125

六	撕开自己给世人看	
	——大墙文学对人物心灵的开掘·····	132
	1. 搭起通向心灵的阶梯·····	132
	2. 巨大的心理真实·····	141
七	暗夜里透出灿烂的晨曦	
	——大墙文学悲剧中的亮色·····	150
	1. 精神的火把照亮前进的路·····	150
	2. 作家心中有阳光·····	157
八	深沉雄健 弦外有音	
	——大墙文学的艺术特色 ·····	163
	1. 几个必然交叉出一个偶然·····	163
	2. 艺术生命中的活的细胞·····	171
	3. 筑室须基构, 裁衣待缝缉·····	179
	4. 传统艺术之花·····	189
	5. 西洋技巧之果·····	195
	6. 凝重、幽默、富于哲理·····	204
九	寸有所长 尺有所短	
	——大墙文学的白璧微瑕 ·····	213
	1. 理性与情感尚缺少一个完美的焊接点 ·····	213
	2. 摘取禁果时的失误·····	216
	3. 某些人物性格反差过大·····	219
	4. 个别情节与细节失真·····	221
	后记·····	224

一 特定时代悲壮的歌

——大墙文学的产生及其特征

1. 揭开特定历史时

期冤狱的铁幕

大墙文学得名于从维熙的惊世之作《大墙下的红玉兰》。这部中篇写的是：在“四人帮”即将覆灭、狗急跳墙的时候，公安局老局长葛翎被“四人帮”的爪牙以莫须有的罪名，抛进了社会主义的监狱，成了一个既无判决又无刑期的“犯人”；而看管他的竟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当年的还乡团长、葛翎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对手马玉麟。马玉麟利用流氓头子俞大龙在劳动中折磨他，在狱中监视他。但葛翎凭着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凭着老公安干部的机智勇敢，在劳改场长路威的帮助下，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马玉麟及其主子农场政委章龙喜和劳改局秦付局长的阴谋，惩罚了马玉麟和俞大龙，成功地保护和转移了“四五”运动的照片。最后，为了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他爬上监狱大墙摘取玉兰花准备做花圈

时，中了章、马的诡计，被章龙喜枪杀，牺牲在大墙下，胸中喷涌的鲜血染红了洁白的玉兰花。

《大墙下的红玉兰》在监狱的背景下，反映了党和人民同“四人帮”进行的殊死斗争，这是描写特定历史时期冤狱的第一篇。从此，从维熙便一发而不可收，写了许多这类作品。张贤亮继之而起，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继续创作反映冤狱生活的作品。于是，以描写“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冤狱生活为内容的大墙文学便神奇地在当代文学中崛起了，成为当代文艺创作领域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新的潮流。

把文学之笔伸到监狱之中，描写犯人，写他们的人生、命运、挣扎、苦痛，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中，是屡见不鲜的。可是在《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之前，有谁见过写社会主义的冤狱的作品，有谁见过写社会主义大墙内的悲剧，同情、怜悯社会主义冤狱的犯人，为他们痛苦、流泪，写他们的不幸和辛酸，写他们的挣扎和反抗？没有。以从维熙为代表的大墙文学的作家们不仅写了，而且写得深沉，写得惊心动魄。这些作品反映了一个奇特的时代，写了一些奇特的人，而执笔为文的人又是一些奇特的作家。正是这“三奇”，使得大墙文学具有着撼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人们不能不钦佩大墙文学的作家们，是他们在创作中选取了一个最巧妙的角度，将艺术之光投射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冤狱生活这个十分尖锐而又复杂的题材领域。不论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监狱总是一个社会的矛盾的交点，它好比一个窗口，通过它可以看到社会的矛盾和斗争。然而写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监狱与写社会主义的监狱又是不尽相同的（或有本质不同的）。在十九世纪的俄国，艺术大师列夫·托尔斯泰在其晚期名著《复活》中真实地再现了农奴制下的俄国监狱，描写了玛丝洛娃的人生悲剧，把血淋淋的俄国专政制度揭露无余，把农奴制下俄国的黑暗统治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大墙文学的作家们也写了监狱，但是，大墙文学的作家们“写政法干警，也写狱吏牢卒”；“写无产阶级专政的神圣，也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写令人发指的黑暗，也写感同身受的光明”；“写罪人、‘犯人’、‘恶人’、‘善人’，也写英雄和新人”；虽“触及监狱的黑暗面而不改变社会主义监狱的性质，触及法制的缺陷与不健全而不模糊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并且把现实主义的思想深度，同细节描写的真实性、情节描写的生动性丰富性结合起来”

（阎纲《从维熙论》）。使人们看到了在十年内乱时期，“四人帮”假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利用流氓、反革命等真正的社会垃圾残酷迫害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罪恶行径。在这特定时期的一些监狱里，阶级关系、是与非、光明与黑暗，完全被颠倒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充分表演、充分暴露。打开这样一些监狱的铁幕，善良的人们看了无不心灵战栗。反思历史，似乎是一场恶梦。恶梦醒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那么多的欺骗，那么多的污秽。大墙文学的作者们用血和泪弹奏出哀婉、悲壮、愤怒的旋律，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反思历史，总结教训，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大墙文学的意义远非仅止于此，它的出现还为当代文学创作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扩大了人们的艺术视野，突破了一个题材禁区，标志着文学创作的春天的到来。大墙文学是“伤痕文学”的继续和发展，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学的第二个浪潮。大墙文学和“伤痕文学”一起象犀利的投枪一样刺向“四人帮”的“假大空”的帮文学，把它们牢牢地钉在文学史的耻辱柱上。大墙文学也推进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深入发展，给被“四人帮”残酷践踏而变得十分凋蔽的文苑，带来无限盎然的生机。

2. 作家——囚徒——作家

名闻遐迩的从维熙是大墙文学的开山者，人称“大墙文学之父”。但他命运多舛，是一个饱尝悲欢离合，历尽人世沧桑的多灾多难的中年作家。为什么他的“文学创作好象是从生活的丰富的底层中喷涌而出的浆液”（杜高《从维熙和他的小说》）？观澜而索源，振叶以寻根。原来，他是从生活底层走来的。在五十多年的岁月里，他走过了一条作家——囚徒——作家的曲折道路。

从维熙1933年出生在河北省玉田县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里。他的童年是不幸的。当他仅仅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积劳成疾，在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途中肺病复发，溘然长逝。从此小维熙和他的母亲沦为孤儿寡母，在封建家族中，成为排挤对象。后来，当他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母子俩终于无法在家乡立足，只好逃往北京，投靠他的教书的叔叔。母亲含辛茹苦，给人家当保姆，再加上叔叔的资助，从维熙总算念完了初中。童年的从维熙深深感到：“那个社会如同一盘石磨，有钱人花天酒地，穷苦人在磨缝里挣扎。”解放后，他考入了北京师范学校。1953年，二十岁的青年从维熙从北京师范毕业了，愉快地走上了教

师的工作岗位，同年冬季，调到北京日报社任农村记者。从维熙回忆说：“由于我童年的遭遇，使我对新中国诞生充满欢欣之感。”“五十年代的祖国，大地一团锦绣，天空一片碧蓝，党和人民的关系如胶似漆”。

他要为党、为新中国歌唱，他说：“我的文学生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的。”十七岁那年，他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战场去》。十八岁加入共青团以后，新的生活激励他奋笔疾书，又先后出版了《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两个散文小说集，出版了长篇小说《南河春晓》。他认为：“这些小说都是歌颂新生活的，作品虽然显得稚嫩，但充满热情，那是从我心田里流淌出来的心声——歌唱新中国的赤子之歌。”他出席了全国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开始了专业文学创作的生涯。

然而，春晓的南河驮着乡野的花的温馨，流走了从维熙这十八岁青年的梦。1957年，正当年方二十四岁的从维熙象一颗耀眼的新星闪烁在五十年代的文坛，并且着手创作以北京青年奔赴祖国边陲罗北平原开垦荒地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时，灾难骤然降落到他头上：反右斗争的风暴来临了，他和他的十六岁就参加革命的

妻子张沪都被错划为右派。从此，他们“从历史的翻板上跌下去”，跌在社会的最底层。夫妻双双离开了母亲和幼子，蒙受历史的屈辱，挣扎在一条泥泞的人生道路上，辗转于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接受“劳动改造”，在炼狱的毒火中相濡以沫，相煦以湿。朴实、憨厚得象一个庄稼人的从维熙怎么会成为右派呢？原来，他倒霉就倒在这朴实、憨厚上。请看，当时给他罗列的四条罪状：“其一，在文艺界某负责同志召开的会议上曾提出这个同志的理论自相矛盾；其二，写了一篇叫做《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的文章和干预生活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其三，和刘绍棠同志联名写了篇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叫好的评论；其四，在风格和流派上表示不欣赏老舍和赵树理。其实这四条不仅不能构成罪行，反而说明从维熙勇于独立思考，又有自己的艺术追求。但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冯雪峰、丁玲、艾青等都不能幸免于难，何况从维熙、王蒙、刘绍棠这些二十岁左右的乳燕，更难抗得住这十二级台风”（《多灾多难百炼成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80年1辑37页），结果是一个个被扣上了右派帽子。从维熙被送到北京西山绿化大队等处劳动。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劳改队号召大家“向党交心”的时候，从

维熙又因朴实、憨厚而获罪。他以虔诚的心情如实地谈出了自己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看法，诸如撒谎吹牛、报喜不报忧，浮夸风、共产风之类，于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帽子又戴在了他的头上，由原来的监督劳动升级为劳动教养。文化大革命中又陷入了真正的“冤狱”，从维熙成了一个“囚徒”。

在二十一年的艰辛岁月里，他一直在生活的底层滚，过着劳改犯的生活，吃窝头、睡草铺、扛木头、下煤窑……当过搬运工、掘进工、漂粉工、车工和铣工，当过砖窑的窑工、制坯工、赶过马车，种过稻田，管理过果园。在他五十年的生涯中，三次死里逃生，“差不多有小一半的时间，是作为被专政的对象生活在这块国土上”。

从维熙说：“二十一年后，当真理纠正了谬误，党召回他怀抱中的蒙冤儿女时，我已是黑发中出现银丝的中年人了。”从维熙重新受到党的阳光的抚爱，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后，被选为北京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政协北京市委常务委员会委员。特别是当他五十初度的时候，他热泪滚滚地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庄严宣誓入了党，实现了他追求几十年的愿望。作家从维熙的心里充满了党的光和热、人民的情和爱。

信念是人的灵魂和力量。在苦难和凌辱伴随

着度过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生命的从维熙，“虽然个人蒙受了屈辱，但对党的事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坚信，“历史终会纠正谬误，真理迟早会战胜邪恶”，“党一定会召回她的那些蒙冤的儿女”（转引自许世杰《沧桑历尽大道直》）。所以二十年崎岖泥泞的道路没有摧垮他的意志，二十年的苦难没有熄灭他“对新中国的恋火”，反而使得他从历史的艰辛中汲取了一种激励他前进的诗一样的豪情，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理想：“一个作者，应当为真善美而歌，为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而挥笔；不应当做仅仅会歌唱春天的田园百灵，而且应当具有啄木鸟啄食树虫的本领。美则歌之！丑则啄之！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棵大树永葆常青，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维熙《不待扬鞭自奋蹄》）。所以当他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他就带着对人生、对社会的深沉思考，带着对人民的事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强烈责任感和对艺术的执著追求，饱含着爱和恨，蘸着血和泪把他“在二十年底层生活中看到的東西：粪土和黄金；高洁与卑鄙；恶毒与善良；虚伪和真诚……开掘出来”（从维熙《答木令耆女士》）。1978年末，他创作了搁笔二十一年后的第一部作品——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这是大墙文学的开山之作，既使人颤栗又促人猛醒。它的发表犹